

诗人视野中的 明清戏曲

江巨荣 著



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
江巨荣 主编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诗人视野中的 明清戏曲

江巨荣 著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
江巨荣 主编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人视野中的明清戏曲/江巨荣著. 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8. 8
(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/江巨荣主编)
ISBN 978-7-309-13502-2

I. 诗… II. 江… III. 古代戏曲-文学研究-中国-明清时代 IV. I207.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8665 号

诗人视野中的明清戏曲

江巨荣 著

责任编辑/王汝娟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24.5 字数 313 千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3502-2/I · 1099

定价: 8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江巨荣，1938年1月出生，安徽省歙县人。复旦大学教授，抚州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。著有《古代戏曲思想艺术论》《剧史考论》《明清戏曲：剧目、文本与演出研究》《汤显祖研究论集》，校注《琵琶记》，选编《古剧精华》《元明清散文选讲》。合著《中国戏剧史论集》，合注《闲情偶寄》，合作点校《六十种曲》《才子牡丹亭》《十二楼》《禅真逸史》等。

前言：诗文与戏曲

——再谈明清诗文与戏曲

—

笔者在拙著《明清戏曲：剧目、文本与演出研究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。以下简称《明清戏曲》）中，谈到20世纪末，由于出版业蓬勃发展，大型丛书相继出版，如《四库全书》《续修四库全书》《四库存目全书辑刊》《四库未收书》《四库禁毁全书》《四库禁毁全书补编》，以及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等，都先后问世。这些丛书，成了明清史、明清文学、明清戏曲研究最大最新的资料库，为所有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源。笔者有幸从这浩繁的资源中取其一勺，加以铺排梳理，钩稽了三十余种稀见明清杂剧、传奇剧目，并发现了一些重要剧目的现场演出诗词。这些诗词，反映出演出场景，文人学士的观演趣味、观演感想，这为考察剧目传播和剧目演出史提供了可信的例证。

由于《四库》系列与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卷帙浩大，当时的阅读不免取舍随意，左支右绌。近几年有意集中到清代诗文的阅读和清代戏曲的研究上，集中关注清代诗人与戏曲的关系，于是继续清代诗文阅读。在翻阅清代诗人著作中，检视与戏曲相关的诗作。现在离通读清代诗集虽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据已见清代诗作，其中就有不少诗篇涉及一些未曾著录的清人戏曲剧目，还有不少诗篇反映诗人现场观剧的情景和表达观演的心理感受，并对剧作的思想艺术作出自己的评价，这些诗文对于研究这些剧目的出现和影响，无疑很有意义。在前著《明清戏

曲》中我写过《略谈明清诗文阅读与戏曲研究》一文,初次提到诗与戏曲关系的命题,现在再以新见清中期的资料继续前面的讨论,故称之为《再谈明清诗文与戏曲》。希望以所见的清诗为重点,继续为明清戏曲剧目与演出提供新的例证。应该说明,这些诗人就他们的社会身份来说,大多是官员、文士,写诗填词只是他们主体身份外的“余事”,但由于他们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,有对戏曲剧作与演出高度的喜爱与关心,这些集官员、学者和诗人身份于一身的文化名人的“余事”就为我们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研究他们留下的与戏曲密切相关的诗词,也就成为研究古代戏曲不可忽略的一环。

二

戏曲剧目的整理挖掘,及进行戏曲剧目的著录,是戏曲研究的基础工作。它既可以帮助我们摸清我国古代戏曲的家底,也为研究者提供剧目研究的依据。以往的戏曲研究者已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,如《南词叙录》《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》对南戏与杂剧的著录,《传奇汇考标目》《重订曲海总目》对明清传奇的著录,姚燮《今乐考证》、王国维《曲录》对杂剧传奇的综合著录,都是如此。现代学者傅惜华主编的《中国古典戏曲总录》的编纂、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的出版,它们对各代各体戏曲剧目的著录,更为我们提供了现代、系统的剧目书录,使我们有了新的戏曲目录之作。这在戏曲书目的编纂上,无疑有奠基意义。但由于我国古代文献无比丰富,剧目发掘还处在一个不断增补和完善的过程,数十年来,由于新文献的出现,研究者对剧目研究的重视,如陆萼庭、刘世德、周妙中、张增元、吴书荫、柯俞春等学者,他们或从诗文集,或从方志、笔记杂录中,或从馆藏中,继续爬梳钩沉,又发现了不少过去剧目书录未曾著录的剧目,丰富了对不同时期、不同戏曲类型剧目的认识。笔者受诸家的启发,在阅读明清诗文时对清人剧目也加注意,也陆续有所发现和补充。前著《明清戏曲》记录了新见部分剧目。近年阅读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康熙、雍正至道

光、咸丰年间的诗作，也看到了多种未见著录的剧目。

如赵瑜，字瑾叔，康熙至乾隆间人。著有《青霞锦》《翠微楼》传奇二种，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已著录，但未见《紫霞楼》一目。故《紫霞楼》属未见剧目。今读朱彭《抱山堂集》，其卷一八《湖山遗事诗》，有诗云：

旗亭谱曲最清新，绣衲头陀放浪人。冒雨独寻徐处士，落红堤上哭残春。（原注：赵瑾叔名瑜，居铁冶岭。雅擅填词，与洪稗畦齐名。撰有青霞锦、紫霞楼数种。）^①

从朱彭诗注，可以知道，赵瑜擅长撰剧，作传奇数种。《青霞锦》包括在内。而《紫霞楼》未被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著录，此剧应属新见剧目。朱彭注又说到，赵瑜作剧闻名于时，其声誉与洪昇齐名，这一提示，足见时人对他有较高的评价。所谓数种，应包括《青霞锦》《翠微楼》《紫霞楼》。也许还有未知之剧，有待发现。他的剧作，总体风格，当如朱诗所说“旗亭谱曲最清新”，以“清新”见长。朱彭的观察，为我们了解赵瑜传奇提供了依据。可惜赵瑜的传奇都未传世，不能作具体分析。

朱彭（1731—1803），字亦箴，号青湖，钱塘人。诸生。康熙十三年，郡县举荐孝廉方正，不就。工诗善画，著书不辍。作诗二千余首，遇火被焚大半，存《抱山堂集》。又作《吴越古迹考》《南渡寓贤录》，已佚。

再如无名氏《后鸣凤记》，现存戏曲曲簿不见著录。今读蒋业晋《立崖诗钞》卷二，有《正月中浣家兄古愚恪庭砚溪召饮即席赋呈长句》诗，其原注中，有“演《后鸣凤》新剧”之语，知有此剧。蒋诗云：

诸兄古道夙所敦，岁时伏腊尤惇亲。乾餱失德诗有戒，速我

^① 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376册，页137。

诸父偕弟昆。上元令节欣执盏，式燕不用夸嘉宾（原注：座中无异姓）。华轩沉沉敞瑶席，百壶清酒嘉肴纷。长者少者各醉饱，威仪秩秩恭温温。堂前忽听钟鼓陈，兽鼎歆雾香氤氲。新谱轶事快人意，宛同吊古招忠魂（原注：是日演后鸣凤新剧）。当时贼臣窃国柄，狺狺群吠虎豹蹲。夏杨诸公遭惨毒，谁与发愤排宸阍？天道循环剥而复，罗钳吉网宁长存？邹发其奸徐主议，旌忠一旦含冤伸。梨园子弟善演义，点窜往事多翻新。考诸史册不可证，要使忠义昭乾坤。奸谀既死诛不宥，吾儒秉笔心同论。此时满堂共叹息，流芳遗臭得失分。俳场亦可教忠孝，不徒曲响停行云。今夕与会洵可乐，梅花已报庭前春。^①

蒋业晋（1728—1804 后），字绍初，号立崖，长洲（今属苏州）人。少从沈德潜求学，又从王鸣盛学诗。所交多一时名家。乾隆二十三年举人，官汉阳府同知。四十六年以事发配乌鲁木齐。五十年放归故里。有《秦中》《吴庠》《楚游》《出塞》《归田》诸集。后合为《立崖诗钞》七卷。^②

该诗收于《吴庠杂咏》，作于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正月中旬。诗未指明《后鸣凤新剧》作者，而言“梨园子弟善演义”，其或为佚名作者为梨园所编、为梨园所演，属无名氏之作。

一般家乐演出，都邀请宾朋，作诗酒之会。而这一次演出，“座中无异姓”，显然是蒋家单纯的家庭演出，其中蒋光宗，字古愚。恪庭即蒋希宗，砚溪即蒋维钧，都是蒋业晋的堂兄弟。光宗、维钧，仕履无考。《立崖诗钞》卷七有《从兄恪庭太守希宗》诗，可知希宗曾任太守。业晋秦中之游，系投希宗。演出时间在这年正月中旬。作者指《后鸣凤记》为新剧，可知其问世或在乾隆五十年之前。蒋业晋的诗，前数句着力夸赞蒋氏门庭敦于古道，宗亲弟兄，感情和睦。上元日蒋光宗设宴演剧，酒肴丰盛，款待殷勤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蒋家演出《后鸣凤记》意在

① 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365 册，页 34。

② 毛庆善《湖海诗人小传》卷二十。

吊念忠魂，表彰忠义，演来大快人意。

明代嘉靖、隆庆间，有无名氏（或言王世贞及其门人）所作《鸣凤记》，大致依据史实，剧演嘉靖间，夏言与严嵩为收复河套引发党争，夏言被斩。杨继盛、董传策、吴时来、张翀、郭希颜、邹应龙、孙丕扬、林润八义士与严嵩父子及其党羽仇鸾、赵文华、鄢懋卿搏击而遭迫害。杨继盛夫妇死节，郭希颜赐死，张翀、吴时来被谪戍边卫，其余诸人也都遭受贬斥或牢狱之灾。诗写到，新出的《后鸣凤记》，做的是翻案文章，所谓“天道循环剥而复，罗钳吉网宁长存”，意思说，根据天道，“剥”卦转为“复”卦，当年李林甫为相，屡兴大狱，陷害异己，其所宠任罗希奭、吉温，官御史，仰李林甫鼻息，不分青红皂白，都以酷刑枉法，陷人于罪，被称为“罗钳吉网”。到《后鸣凤记》中，严嵩、严世蕃、鄢懋卿之流再也不能无法无天，罗织罪名，于是邹应龙上本除奸，有人主张重议旧案，皇上恩允。结果这些忠义之士，沉冤都得到昭雪，行为都得到表彰。那几个奸佞小人则被处死，大快人心。诗人认为，这部传奇，其中情节固然多见虚构编造，在历史上缺乏记载，也与史实不符，但全剧重在伸张正义，教忠教孝，体现了梨园子弟善于演义，要使忠义光照乾坤的用意。演出中，曲调有响遏行云之美，演唱非常成功。大家看后，都非常快乐，好像庭前梅花预报了春天来临一样。

阅读此诗，其中虽没有细叙《后鸣凤记》的剧情，但此剧的主旨和人物已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他的诗就是了解《后鸣凤记》传奇关目的很好依据。

第三个例子是汪鞏云《赵山南成仙剧》。历来剧簿无《赵山南成仙剧》的著录。读鲁九皋《鲁山木先生文集》卷一，有《书汪鞏云吊赵山南填词后》文一篇，其文谓：

往昔吾郡赵山南以夙慧著。自余幼时，故已闻之熟矣。山南既没，余得其遗稿，读而爱之，而诸友朋哀挽之诗，亦附焉。余读鞏云之诗，感慨呜咽肃然不知涕之何从也。其性情深厚，足以感人，虽古人何以异是。比余得交鞏云，而去山南之没已七八年矣。山

南所交不数人，故多磊落英奇士。谢愧屋鸣谦，其同邑也。其哭山南也，不啻如辇云，复为之纪其行谊，于友朋离合之际，三致意焉。愧屋与余言，每及山南，辄潸然涕，曰：恨子不及见，不得与之上下其议论也。而辇云故数为余言，寐见山南，若为仙者，至托诸传奇以实之。嗟乎，神仙渺茫之说，以辇云之明，宁不之辨而沾沾若是？毋亦其性真之发，郁勃不能已，遂结而成愚耶！嗟乎，山南于同邑得谢愧屋，异邑得汪辇云，山南有知，其可无恨于友朋矣夫。^①

鲁九皋(1732—1794)，字絮非，号山木，江西新城人。乾隆三十六年进士。夏县知县。有《鲁山木居士集》《诗学源流考》《制义准绳》等著作。

此文说，赵山南是作者同乡，都属江西。山南自小以聪慧著称，交往的都是当时著名奇士，但山南不幸早逝。逝世后，他的朋友在他的遗稿后写诗悼念，感情深厚，读后令人流泪。同乡好友谢鸣谦(愧屋)为怀念彼此友谊，常常重温诸友为悼念所写文章。他们的文字，反复表达思念之情，尤其佩服他的议论。汪辇云的感情更深，山南逝世七八年后，辇云与九皋相识，他数次与九皋说起，谢鸣谦对赵山南感情深厚，曾为文记山南的行事与两人的交谊，对朋友间的离合，反复表达情意。鸣谦见到九皋，说起山南也潸然泪下。辇云还对九皋说，他曾梦见赵山南成了神仙，于是假借传奇，把梦中事写到戏剧中去，这样一来似乎真有其事一样。鲁九皋说，神仙之事，本属虚幻，汪辇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，他这样写，无非是出于朋友之情，感情深厚浓烈，不能抑制，才写成这样的戏剧。

这段文字告知我们，汪辇云曾写过一本以悼念赵山南为题材的传奇。内容主要表现赵山南的才学，赵山南与同乡朋友的友情，以及他死后成仙的梦境。

据《清史列传》卷七二，赵由仪，字山南，江西南丰人。五岁即涉猎经传史汉，称奇童。而后闭户十年，沉酣载籍，才思益壮，纵谈天下事，

^① 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378册，页19。

慷慨自喜。乾隆六年举人。尤工于诗。年 23 而卒。与汪轫(辇云)、杨垕、蒋士铨,并称“乾隆四子”。^①著有《渐台遗草》。这一简历,可知鲁九皋文谓赵山南“以夙慧著”,而其议论风采,使人“恨子不及见,不得与之上下其议论也”,其说也真实可信。因为 23 岁早卒,朋友都深感惋惜,作诗悼念,以至呜咽流涕。同乡赵鸣谦、汪辇云都写诗作文,表示哀悼。汪辇云在赵山南死了七八年后,还常常梦见山南,并梦见他死后成了神仙,他于是把这样的梦境写成剧本,寄托哀思。汪辇云所作剧目名称今不可考,从九皋文章,可知剧情本事,即记叙赵山南的才情、早逝、成仙等情节,是一本山南成仙剧。

汪轫,字鱼亭、辇云,先世新安(即徽州)人,迁江西武宁,为武宁人。贡生。少孤,刻苦向学。有《鱼亭集》。蒋士铨《汪鱼亭学博传》称,鱼亭“愤郁不自聊,酒酣骂座。目张炬与人争辩,抵案碎壶不肯屈。已而痛哭,呼死友赵山南不止,客不能堪”^②。这段描写,不仅可以看出汪辇云的生活性情,也为他撰写赵山南成仙剧提供了友情依据。

除上举数种,其他如从詹肇堂《心安室词集》,可见顾麟瑞有《蛾眉砚》传奇一种,未曾被以往戏曲剧簿著录,这部《蛾眉砚》传奇,当也是稀见剧目。

读赵嘉程《纯斋集》,见有《自题福寿宴传奇》诗,经查,此《福寿宴传奇》也未经前人剧簿著录,无论作为剧家的赵嘉程,和他的《福寿宴》剧目,都属首次披露。

读孙辰东《种纸山房诗稿》,见有诗人所咏《韩信对簿剧》,此是无名氏剧目,此剧亦未曾被著录。

读满秋石《断蔗山房诗集》,见诗中有题王锴《绣佛缘传奇》诗,此《绣佛缘传奇》,同样未经戏曲剧簿著录。

类似的例证尚有不少,不能一一罗列。可见清人诗文中,包含了不少我们未知的清代剧作家和清人戏曲剧目,对此进一步加以爬梳整理,可以补充我们对清代剧作者和剧作目录的认识。

^① 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。

^② 见邵海青、李梦生校笺《忠雅堂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 年,页 2118。

三

这些诗文并非单纯的剧目著录,诗人于诗文中还透露了作者和剧作内容的许多信息,因此,阅读这些诗歌和文章,有助于增进对剧作者和剧目内容的了解。特别是当这些作者和剧作在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情况下,这些诗文几乎成了唯一的讯息来源,那就更显得珍贵了。

例如,《柴桑乐》在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《明清传奇综录》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》曾予著录,但剧作者皆作“方轮子”。周妙中《江南访曲录》首载南京图书馆藏有此剧稿本。剧署“如皋方轮子填词”。今学者对此剧情节、作者、批注文字都作过披露和考证。但对此剧作者到底是谁、方轮子是谁,迄无定论。笔者读到曹龙树《星湖诗集》,其卷一七载有《霁峰园观柴桑乐新剧》诗三首,诗前有序。序云:

乾隆庚戌秋,余来宰如皋,八年于兹矣。嘉庆戊午七月,因疾致仕。冬季将治归装。同寅各绅士,饯余于霁峰园。徐湘浦司马以家伶演柴桑乐曲,江药船明经新制也(余解任后,皋人以余家柴桑,特制陶靖节柴桑乐曲一部,演以饯行)。虽优孟衣冠,而间漉酒、归田、谱琴、醉菊诸出,情致翩翩,有潇洒出尘之概,几令人神游于西畴、南阜、菊径、柳溪间焉。是日也,寒雨初晴,冬阳布暖,松梢翠古,梅萼香新,座集英贤,人偕少长。品类为盛,视听备娱,乐事赏心,匪以一足。特余惭僭,非其伦,而感志雅意,兼当阔别。殊难为怀,爰赋三章,以纪嘉会。^①

这篇序,把演出剧目、剧目作者、演出时间地点,撰剧演出的因由,都交代得很清楚。从这位当事人即时的记叙中,可以明确:《柴桑乐》的作

① 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424册,页629—630。

者就是江药船(江大键),此前的疑虑可以迎刃而解。编撰此剧的时间,在嘉庆戊午(三年,1798),演出地点在如皋徐观政的霁峰园。诗与序无疑是解开《柴桑乐》作者之谜的直接依据。

阐释剧情的诗可以乐钧《澹思进士杜陵春院本题词》为例。诗谓:

乐府争传太白狂,杜陵野老又登场。词人每爱谈天宝,山绿水清易断肠。

浇愁还借八仙歌,云梦胸中作酒波。我合伤心君含笑,诗人从古不登科。

偶吟蝶戏与娇莺,黄四娘家寄远情。遂使葵花添本事,红牙重谱艳歌声。^①

乐钧这首诗,见于《青芝山馆诗集》卷二。剧系宋澹思所作,乐钧的诗是了解《杜陵春》剧情的绝好写照。诗第一首,谓已有戏剧中,多写李太白狂放不羁,宋澹思的《杜陵春》则写杜甫,让这位杜陵野老登场。古今诗人剧家都喜谈论天宝遗事,明皇出狩,经过马嵬,一路行来虽水绿山青,但国事浇漓,玉环赐死,总会令人伤心断肠。这说明,《杜陵春》与《梧桐雨》《长生殿》取材不同,它或许不涉及李白醉写《清平乐》词章及安史之乱、马嵬事变的许多情节,因为那些事情容易令人断肠。此剧不写李白,而写杜甫。诗谓“杜陵野老又登场”,标明杜甫成为《杜陵春》的新角色。

第二首,谓杜甫借《饮中八仙歌》浇愁。而其忧愁,广如云梦之泽,在诗中都化为八仙酒波。《饮中八仙歌》作于开元、天宝间,此时虽值大唐盛世,李白、贺知章、李琬、李适之、苏晋、张旭等,狂放不羁,放浪形骸,飘飘欲仙,但杜甫心中,却忧国忧民,饱含忧虑。所言“云梦之泽”故事,即《左传》所载,楚昭王入云梦,被盜所攻,已追悔莫及。杜甫后来作《夔州书怀四十韵》说:“绿林宁小患,云梦欲难追。”意谓安禄山

^① 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481册,页87。

及各蕃镇拥兵自重,寇盗纷起,朝廷已不能控制,唐皇追悔莫及。《八仙歌》虽有云梦之忧,如今化作八仙那样“知章骑马似乘船”、“汝阳三斗始朝天”、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、“张旭三杯草圣传”、“焦遂五斗方卓然”等醉趣和仙气。“云梦之忧”被化为荡漾洒波。这说明院本以嬉笑之笔,刻画这些大才,一个个都不能登科取官,为国效力,诗人以为这是古今以来令人伤心痛心的不平之事。这样的诗句,反映了《杜陵春》剧中所写杜甫和饮中八仙的情节及观演者所理解的人物心理内涵。

第三首,取杜甫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》意。它叙的是,此时杜甫住成都草堂,理想破灭,孤独无聊,在江边溪上,或观春光,或寻酒伴。诗人也曾独步寻花而至邻人黄四娘家赏花玩景。其绝句第六云: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^①描写邻人黄四娘家花枝的繁茂、蝶舞莺声的交织,构建了一幅春日绚丽的图画。据诗,杜甫在黄四娘家并非流连光景,还另有寄托。“遂使葵花添本事”,似乎是说剧中增加了一位“葵花”的人物,多了她的情节。这在杜甫赏春游览中可能更加活泼多姿。杜诗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写到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莫夺”,指其对朝廷忠心不二。此人物的出现,未知是否从杜诗中化来。杜甫虽已50多岁,但赏春的热情,老年的风致,仍表现在字里行间。这恰是《杜陵春》的主体画面。本剧的主要构思或正是据这七首绝句,特别是其第六首绝句引申铺叙而成。

以杜甫游春为主要故事的剧目,元代有范康的《曲江池杜甫游春》杂剧,明王九思有《杜子美沽酒游春》杂剧。范康杂剧今佚,王九思杂剧今存,所写系杜甫在长安游曲江胜境,追怀往昔,痛恨李林甫,入贾婆婆店,在慈恩寺遇岑参,游泔陂,次日携伎浮舟至钓鱼台而生栖隐之念。宋澹思《杜陵春》传奇,所写地点、人物均与王九思杂剧不同。

当时人周有声《东冈诗牘》卷六,有《题宋澹思鸣珂杜陵春传奇》诗四首,它对《杜陵春》传奇的内容、意趣有更多的透露。诗如下:

① 杨伦笺注《杜诗镜铨》卷八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2年,页355。

狂歌拓戟首重搔，文藻敷腴旷代豪。莫道此翁多感慨，太平时节亦吾曹。

气酣怀古正悠然，芒屨闲云脚底烟。谁信麻鞋归蜀道，西风含泪拜啼鹃。

流离深愧主恩何，暮景飞腾叹逝波。偏与诗人增意气，群仙抗手一高歌。

酒伴吟朋意最亲，后来视昔感相因。他时谁谱金台事，我亦当筵痛饮人。（原注：时方与澹思暨诸同人，共集王荇亭给谏妙闻书屋。）^①

周有声的绝句，为宋澹思的《杜陵春》而作，自然有赞美宋澹思的才学、文采、性格、志向的含义。但绝句又是因剧情而发，为剧中主角杜甫而发，所以诗句主体是叙述杜甫的故事，反映《杜陵春》的剧情，从而描写、紧扣剧中人物的行为事迹。如狂歌搔首，酒酣拓戟，见于杜诗《醉为马坠群公携酒相看》：“甫也诸侯老宾客，罢酒酣歌拓金戟。”^②显示剧中杜甫有饮酒酣歌，搔首举戟的醉态和狂放行为。

说杜甫麻鞋归蜀道，含泪拜杜鹃，流离愧主恩，见于杜诗《述怀》：“麻鞋见天子，衣袖露两肘。朝廷愍生还，亲故伤老丑。涕泪授拾遗，流离主恩厚。”^③显示剧中叙及安史乱后，杜甫奔灵武，见肃宗，麻鞋草履，授职拾遗，逃难四川，流离失所的窘境。

说杜甫“群仙抗手一高歌”，也与杜甫《醉时歌》“但觉高歌有鬼神”^④、《望岳》“恭闻魏夫人，群仙夹翱翔”^⑤，是同一物象和意境。剧情最后，或有超凡绝世，与群仙翱翔的结局。

因为周有声等人都熟读杜诗，了解杜甫，绝句所叙或有脱离剧情而从杜诗中化出，所言重在读杜感想，未必都是《杜陵春》所叙及的情

① 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424册，页689。

② 杨伦笺注《杜诗镜铨》卷一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62年，页752。

③ 同上书，卷三，页140。

④ 同上书，卷二，页61。

⑤ 同上书，卷一九，页975。

节。这也有一定的可能。但周有声的诗,绝不会完全是对杜诗的复述,完全脱离剧作去追念杜甫,而理应是读杜与观剧联系起来,从观剧想到杜诗及杜甫生平遭遇而引发观感。如果是这样,我们就可以说,这些诗反映了《杜陵春》对杜甫从狂歌拓戟、麻鞋归蜀,到晚年与群仙举手高歌的生活及其情感的描写。其内容就在杂剧《杜甫游春》《曲江池》之外,别出一种面貌,另现一番境界。

四

戏曲与诗词、文章不同,诗词、文章主要通过阅读或吟诵来传达思想感情,戏曲除了阅读外,它的主要传递渠道在舞台,在表演。因此从了解戏曲而言,既要重视文本,又要重视舞台演出。就多数名家的剧作而言,都既有剧作家的一度创作,又有表演者的二度创作。无论文人学士,还是普通民众,他们多通过看戏了解剧情,接受思想和艺术感染,从而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。这样,在戏曲演出中,就产生了许多文人学士的观剧诗。这既反映了剧作的传播史、剧作的舞台生命力,也反映了包括文士在内的戏曲观众的思想感受和情感诉求,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心理,这在戏曲研究上无疑有重要的价值。

拙著《明清戏曲》中,我们曾以冯班、冒襄、方文、彭士望、宋琬等人观演《天启时事剧》《党人碑》《秣陵春》《邯郸梦》的观剧诗,说明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,许多遗民诗人,使气骂座,歌哭跳叫,或直接或间接,强烈地表达着国破家亡的愤恨、黍离麦秀的悲哀。或因文人仕途遭际,命运多舛,前途险恶,一些诗家也借观剧诗揭露官场险恶,感叹仕途荣辱得失,抒发旷达的出世思想。在新见的观剧诗、咏剧诗里,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复杂、多元的思想,生动细腻的艺术品评。例如我们在数百首歌咏《桃花扇》的诗里,听到:“一声檀板当悲歌,笔墨工于阅历多。几朵桃花儿女泪,洒来红遍旧山河。”^①又如:“云亭词客最清狂,小传

① 张问陶《船山诗草》卷五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476册,页64。

闲缙壮悔堂。不写英雄写儿女，水天花月总沧桑。”^①显示了《桃花扇》在清人戏曲观赏中的主旨。

于《长生殿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感叹：“洪生本色填词客，出受遥拈若士香。正是断肠千载事，残春天气好排场。”^②可见作者观看《长生殿》演出中有断肠之叹。

不同剧目，演出中经常引起诗人的共鸣，给我们观察诗人心态和社会评价以生动的诗证。如刘墉的观剧绝句，其咏《藏舟》，谓“渔蓑披向宝衣寒，汉室山河一叶宽。载得王孙何处去，满江风浪起龙蟠”。

其咏《山门》：“脱缰锁自豪雄，禅板蒲团一扫空。明日清凉山下路，杏花深处酒旗风。”把鲁智深打破枷锁、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和盘托出。

高文照《观剧》诗，是在杭州每日与优伶往来，遍观生旦净丑各行之剧后写的。诗中涉及的剧目，包括《苏秦》《千金记》《牧羊记》《昆仑奴》《红拂记》《千钟禄》等，其咏红拂、红绡故事剧云：“小说纷纷那是真，红绡红拂事陈陈。纠髻入海昆仑死，从此怜才少美人。”有一种生不逢时之感。其咏《李白脱靴》：“谪去炎荒未要愁，沉香亭事擅风流。玻璃酌酒真妃劝，也算才人吐气秋。”则因太真劝酒，李白于沉香亭赋清平乐三首而为才人吐气。

无论明末遗民的亡国之痛还是文人士子仕途得失，都化为心理不平，成为心中块垒，演剧观剧，撰写观剧诗，成了时人抒发感慨、吐露心声、抚慰心灵的解药。对社会风尚、人情物理的观察解剖，也常常通过观剧，表达出赞颂或鞭笞的态度，为人们认识社会、认识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例证，故而观剧诗成了对剧作内容与特点的阐发。他们通过议论剧情，抒发感悟，表达现实关怀，彼此相辅相成，成为观剧诗思想艺术的一个特点。这也是戏曲研究不能忽略的课题。

① 陈文述《颐道堂诗外集》卷九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504册，页707。

② 先著《之溪老人集》卷六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181册，页93。